

卷之六

全圖增評金玉緣

間棄全度不了誓報為土情壽攬



生浪酒醕分公兄極喜夢平生



默霸王調  
情遭  
苦打令郎  
君懼  
禍走他鄉



溢情誤游真難堪  
人思慕苦誰許



## 第四十三回 開取樂偶贈金慶壽

不了情慚搔土為香

許曰  
損全底牌

一則見賈母之寵愛

鳳姐一則

見鳳姐之

權服人

不顧變換

故雲

眾人分

尤氏隨

金多少及

各人公分

俱有分寸

鳳姐生日

偏金釗

生忌母

撒金取樂

撒金取樂

尤氏口

中說出錢

帶棺材裏

時見火燒

是用空筆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受了些風寒不是什麼大病請醫生吃了兩副藥也就好了命鳳姐來吩咐他預備給賈政帶送東西正商議着見賈母打發人來叫王夫人忙引着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請問這會子可又虛大妄些賈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纔你們送來野雞忠子湯我嚥了一嚥倒有味兒又吃了兩塊肉心裏很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鳳了頭孝敬老太太的算他的孝心處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實母點頭笑道難為他想着若是還有生的再炸上兩塊鹹浸浸的吃也有味兒那湯雖好就只不對稀飯鳳姐聽了連忙答應命人去廚房傳話這裏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找你來不為別的初一日是鳳了頭的生日又是一上兩年我原早想着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又有大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齊又沒事借着大家好生樂一日王夫人笑道我也想看呢就是老太太高興何不就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想我往年不拘誰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這個也俗了也覺太生分似的今兒我出个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取樂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麼想着奶奶是怎麼樣行實母笑道我想着借着也寧那小家子大家湊分子多少儘着這錢去辦你道好不好王夫人道這個很好但不知怎麼湊法賈母聽說一發高興起來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姑娘們並寶玉那府裏貴珍的媳婦並頤太太的及有些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來眾丫頭婆子見賈母十分高興也都高興忙忙的各自分頭去請的請傳的傳沒頓飯的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烏壓壓擣了一屋子只除薛姨媽和寶玉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階前兩張椅子上寶釵姊妹等五六個人坐在炕上寶玉坐在賈母懷前底滿滿的站了一地賈母忙命拿幾張小杌子來給頤大奶奶等幾個高年有體面的媳婦坐了賈府風俗年高伏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的主子還有體面所以尤氏鳳姐兒等只管地下站着那頤大的母親等三個女兒那頤大的母親等三個女兒再也有和鳳姐兒好有情意這樣的也有是懼鳳姐兒已不得奉承的況且都是拿得出來的所以一聞此言都欣然應諾賈母先道取出二十兩薛姨媽笑道我隨着老太太也是二十兩邢夫人王夫人笑道我們不敢和老太太並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兩罷了尤氏鳳姐兒愛用了我一個錢也不出聲動這人人實在不安不如大嫂子這分我替他出了罷鳳姐忙笑道老太太別高興且算一算帳再攬弗老太太身上已有兩分呢這會子又替大嫂子出十六兩說着高興一回子回想又心冷了過後又說都是爲鳳了頭花了錢使个巧法子哄着我拿出三四倍子來暗裏補上我還做夢呢說的娘人都笑了賈母笑道依你怎麼樣呢鳳姐笑道生日沒到我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如尤氏口說着我這說的狠是要不是你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鳳姐笑道老祖宗戶把他哥兒兩個交給兩位太太一个占一个罷派每邊替出一分就是了寶安方允了鳳姐兒又笑道我還有一句話呢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兩又有林妹妹寶兄弟的兩分子娘自己二十兩又有寶妹妹的一分子這倒也公道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兩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了虧了賈母聽了呵呵大笑道倒底是我的鳳了頭向着我這說的狠是要是寶安方允了鳳姐兒又笑我還有一句話呢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兩又有林妹妹寶兄弟的兩分子娘自己二十兩又有寶妹妹的一分子這倒也公道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兩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了虧了賈母聽了呵呵大笑道倒底是我的鳳了頭婆婆姑姑倒向着別人這兒媳婦倒成了陌路人內侄女兒竟成了外姪女兒了奶奶說的賈母與眾人都大笑起來王夫人等聽了都說很愛用了一個罷派每邊替出一分就是了

第十四回  
戲施威勸寶玉回家  
寫寶玉意

忘鳳姐生

奶奶們十二兩我們自然也該錢一等了賈母聽說道這便不得你們雖該錢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幾個人都是財主位雖低些錢却比他們多的你們和他們一例禮使傭娘聽了連忙答應賈母又道姑娘們不過應個景兒每人照一個月的例就是了又回頭叫鴛鴦來你們也湊幾個人商議決了來喚做答應者去不勞帶了平兒襲人彩霞等還有幾個頭來也有二兩的也有一兩的寶母因問平兒你難道我替你主子做生日還住在這裏頭平兒笑道我那個私自力外的有了這是公中的也該出一分賈母笑道這纔是好孩子鳳姐又笑道上下都全了還有二位姨奶奶他不出也問一聲兒直到他們是禮不然他們只當小看了他們了賈母聽說忙說可是呢怎麼倒忘了他們了只怕他們不得開心叫一个周到不還是一人竟費母女喜道拿筆硯來算明共計多少尤氏因悄罵鳳姐道我把頭問問去說着早有了頭去至半日回來說道母位也出二兩指金為財是趙本周到不還是一人竟費母女喜道拿筆硯來算明共計多少尤氏因悄罵鳳姐道我把奶奶家的班都聽熟了倒是花幾個錢叫一班來聽龍寶母道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越發叫鳳了頭別操一點心受用一日纔算尤氏答應着又說了一回話都知賈母之了。漸漸的散出來尤氏等送出那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他往鳳姐房裡來商議怎麼辦生日的話鳳姐冤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人乖巧尤氏笑道你這阿物兒也忒行了大運了我當有什麼事叫我們去原來單為這個出了錢不算還要我操心你怎麼謝我鳳姐笑道別扯謠我又沒叫你來謝你什麼你怕操心你這回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个就是了尤氏答道你瞧他興的這個樣兒我勸你收着此兒好太滿了就出來了言外微旨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次日將銀子送到寧國府來尤氏纔起來梳洗因問是誰送過來的了頭們回說林姐尤氏便命叫了他來了頭們走至下房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尤氏命他腳踏上坐了一面忙着梳洗一面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家的回說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湊了送過來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沒有呢正說着了頭們回說那府裡太太和太太打發人送分子來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當會記得這些沒典體的話昨兒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的要學那小家子湊分子你們就記得到你們嘴裡當正經的說還不快接了進來好生待你再打發他們去了頭們笑着忙接銀子進來一共兩封連寶釵寶玉的都有了尤氏問還少誰的林之孝家的道還少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沒有呢正說着了頭們回說那府裡太太和太太打發人送分子來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當會記得這些沒典體的話昨兒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的要學那小家子湊分子你們就記得到你們嘴裡當正經的說還不快拿去罷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兒不信到要富面點一點說着果然按數一一分尤氏笑道我說你鬧鬼呢怎麼你大嫂子的沒有為誰招者是所不遠鳳姐笑道那麼些還不說便短一分兒也罷了等不說了我再找給你尤氏道昨兒你從二奶奶手裡發一共有下說着尤氏梳洗了命人伺候車輛一時來至榮府先來見鳳姐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問都齊了鳳姐笑道都有了快拿去罷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兒不信到要富面點一點說着果然按數一分尤氏笑道我說尤氏笑道你一股兒不給也罷不看你素日恭謹我本來依你麼說着把平兒的一分子拿了出來說道平兒來把你收了去等不放了我替你添上平兒會意笑道奶奶使着若剩了下來再賞我一樣尤氏笑道只許你主子作弊就不許我做情兒尤氏亦伶俐平兒只得收了尤氏又道我看你主子這麼細緻弄這錢那裡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裏使去是無語一面說着一面又往賈母處來先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



姑子貝寶玉來了事。出意外，竟像天上掉下个活龍來的一般忙上來問好。命老道來接寶玉進去，也不拜。洛神像却只管賞鑒，雖是泥塑的，却真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與上文蓋寶玉不覺滴下淚來是合中之春神送應。寶玉不覺滴下淚來，非遇落木之神。老姑子獻了茶，寶玉因和他借香爐燒香。那姑子去了半日，連香供銀馬都預備了來。寶玉一概不用說着，命焙茗捧着爐，出至後園中，據一塊乾淨地方，竟擡不出山。焙茗道：「那井亭上如何？」筆峰寶玉點頭。一齊來至井臺上，將爐放下。焙茗站過一邊，寶玉掏出香來，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回身命收了去。焙茗答應，且不收，忙爬下去，磕了幾個頭。口內祝道：『我焙茗跟二爺這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沒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焙茗亦小病中，只是受了一點焙茗氣，也是可見。』寶玉心急，焙茗起來，收過香爐，說畢，又磕了幾個頭，纔起了起來。事一點焙茗氣，也是可見。焙茗道：「二爺的心事不能出口，讓我代祝你。若有靈有聖，發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的極聰明極清雅的一位姊姊妹妹了。二爺心事不能出口，讓我代祝你。若有靈有聖，我們二爺這樣想着你，你也時常來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願安寧，不兩下裏都有趣了。」二爺想我這話如何，以陰間勸生同去，其言易納。杜寶玉笑道：『你這意頭，是還有一說。』二爺須得回家進城去，纔是第一老太太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禮也盡了。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吃酒也並不是爺有意原不過陪着父母盡孝道。若單為了這個不顧老太太太太，心就是去離那受祭的陰魂也不安穩。二爺想我這話如何，以陰間勸生同去，其言易納。杜寶玉笑道：『你這意頭，是還有一說。』二爺想我這話如何，以陰間勸生同去，其言易納。杜寶玉笑道：『你這意頭，是還有一說。』二爺須得回家進城去，纔是第一老太太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禮也盡了。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吃酒也並不是爺有意原不過陪着父母盡孝道。若單為了這個不顧老太太太太，心就是去離那受祭的陰魂也不安穩。來至禪室，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素菜，寶玉胡亂吃了些。焙茗吃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焙茗在後面，囑咐二爺好生騎着。這馬總沒大騎手，提繫着些，一面說着，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門進去，忙忙來至怡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中，只有幾個老婆子看屋子。見他來了，都喜眉開眼笑，道：『阿彌陀佛，可來了！』沒把花娘急瘋了呢。焙茗處上頭，正坐席。二爺快去賤寶玉聽說，忙將素衣脫了，自己找了顏色吉服換上。便問道：『都在什麼地方坐席？』老婆子們道：『在新蓋的太花廳上呢。』寶玉聽了一經往花廳上來。耳內早隱隱聞得簫管歌吹之聲，剛到川堂那邊，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上，垂淚。深密一見寶玉來了，便長嘆了一口氣，嗤着嘴兒說道：『喚！鳳凰來了，快進玉籠。再一會子不來，可就都反了。』寶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裏去了？』此筆尤妙。玉釧兒把身一扭，也不理他，只管拭淚。寶玉只得快快的進去了。到了花廳上，見了賈母、王夫人等，眾人真如得了鳳凰一般。賈母先問道：『你往那裏去了？』這早晚纔來，還不給你姐姐行禮去呢。因笑着又向鳳姐兒道：『你兄弟不知好歹，就要要緊的事，怎麼也不說一聲兒？就私自跑去，這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你老子回來，必告訴他。打你鳳姐兒，笑着道：『行禮倒是小事。寶兄弟明兒斷不可不言語一聲兒。』也不傳人跟着，就出去。街上車馬多，頭一件叫人不放心，再也不像。倘們這樣人家，山門的規矩，這裡賈母又罵跟的人，為什麼都聽他的話，說往那裏去就去了，也不回一聲兒。一面又問他到底是在那裏去了。可吃了些什麼？沒有。嚇着了沒有？寶玉只回說：『北靜王的一个爱妾，沒了今日，給他道別去。我見他哭的那樣，不好撇下他就回來，所以多等了一會子。賈母道：『以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寶玉連忙答應着。賈母又要打跟的人，那人又勸道：『老太太也不必生氣了。他已經答應不敢了，況且回來又沒事。大家該放心，樂一會子了。』賈母先不放





中漸漸  
俗爲後來  
巧姐避難  
地步四十  
二回為一  
段是上三  
回餘波既  
照寶說又  
代繪畫圖  
等事四十  
一段寫鳳  
姐盛時慶  
壽即伏日  
後失時之

不去。賈璉聽見這話，方想起着腳兒出去了，賈氣也不往家去，便往外書房來。這裡邢夫人王夫人也說鳳姐。賈母道：「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口音輕儂，嘴拙兒似的。那種保的不這麼着？從小兒是人都打這麼過的，都是我的不是。叫你爹吃了兩口酒，你又吃起醋來了。」能如美祖宗言則共樂然席不啟如北平今尤氏等笑道：「平兒沒有不是鳳姐拿着人家山氣。兩口子不好對打，都擎着平兒，致性子。平兒委曲的什麼？」是的，揭出老太遠罵人家。賈母道三四回因為平兒說了，說那孩子倒不像那狐媚魔倒的。既這麼着，可憐兒的，白受他的氣。因叫琥珀來，叫平兒，就說我的話。我知道他受了委曲，原來這樣。我說那孩子倒不像那狐媚魔倒的。既這麼着，可憐兒的，白受他的氣。因叫琥珀來，叫平兒，就說我的話。我知道他受了委曲，把我叫他主子來替他賠不是。今兒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許他胡鬧。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了。平兒哭的哽噎難言，寶釵勸道：「你一個明白人，你們奶奶素日何等待你？今日他不過多吃了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氣？難道拿別人出氣不成？」別人生氣，他是假的了。正說着，只見琥珀走來，說了賈母等話。平兒自覺面上有了光輝，方纔漸漸的好了。平兒媳婦分量猶不得其平，大聲說：「他敢以不平！」也不往前頭來。寶釵等歇二奶奶倒沒說的，只是那媳婦治的我。他又偏拿我湊趣兒。還有我們那糊塗爺，倒打我說着，便又委屈禁不住流下淚來。寶玉忙勸道：「好姐姐，別傷心。我替他兩個賠个不是。」龍頭靠平兒笑，連你什麼相干！寶玉笑道：「我們兄弟姐妹都一樣。他們得罪了人，我替他賠个不是，也是應該的。」又說：「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這裡有你化妹妹的衣裳，何不換了下來，拿些燒酒噴了噴？」說着，一面分付了小小頭子們，洗臉水、燒燙斗來。平兒素昔只聞人說寶玉專和女孩兒接交，寶玉素日因平兒是寶璉的愛妾，又是鳳姐兒的心腹，故不肯和他相近。因不能盡心，也常為恨事。平兒如今見他這般心中暗暗的故數，果然話不虛傳。色色相遇到動人處，又見襲人特的開了箱子，拿出兩件不大穿的衣裳，忙來洗了臉。寶玉一傷寒勸道：「姐姐還該擦上些脂粉，不然倒像是和鳳姐賭氣了似的。」況且是他的個好日子，而且老太太又打發了人來安慰他。平兒聽了有理，便去找粉，只不見。寶玉忙走至舞台前，見一個宦官，磁盒揭開裡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兒，捲了一根遞與平兒。心裏就設拍臉的了。如此周匝，益增寶平兒依言，拈粉，見鮮艷異常，且又甜香滿頰，潤滑如脂粉也。寶玉又將盒內的一支並蒂秋意，用竹籃在面上，也容易勾剪刀，鉛了下來。與他簪在鬢上。一派光明，無隙忽見見紙打發了頭來，喚他方忙忙的去了。寶玉因自來從未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拙，極物深為怨恨。今日是金鎖兒生日，金鎖至故一日不樂，不想落後間出這件事來，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樂。如其久在夢中，因至在床，心內怡然自得。賈璉，誰知以淫樂悅已，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寶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詳語的確，他竟能周全妥貼。今夕還遭荼毒，也就渾命的狠了。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又起來。見方纏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乾，便拿熨斗熨了，疊好。甚事見他的手帕子忘去，上面猶有淚痕，又擱在盆中，洗了。

曉上

多情

悲喜

入來

平頭

就

在

坐

後方

散開

活現

寶玉

平頭

就

在

後方

散開

活現

寶玉

晚間歸房，冷清清的，又不好去叫。只得胡亂睡了一夜。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沒意思，後悔不來。邢夫人記掛着，昨日賈璉醉了，忙一早過來，叫了賈璉，過寶母這邊來。賈璉只得忍憚前來，在寶母面前跪下。寶母問他怎麼了。賈璉忙陪笑道：「昨兒原是吃了酒，驚了老太太的駕。今兒來領罪。」寶母啐道：「下流東西，灌了黃湯，不說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來了！」頭成日家說嘴，霸王似的一個人，昨兒唬的可憐，要不是我，你要傷了他的命。這會子怎麼樣？賈璉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辯。只認不是寶母，又道：「鳳丫頭和平兒還不是個美人胎子？你還虧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治打了嘴了。你若眼睛裏有我，你起來，我饒了你，乖乖的替你媳婦賠過不是？」拉了他家去，我就歡喜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跪寶母終身為鳳姐服膺。」賈璉聽如此說，又見鳳姐兒站在那邊，也不威壯，哭的眼睛腫着，也不施脂粉，黃臉兒。比往常更覺可愛，想着不如賠了，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討老太太的喜歡，便笑道：「太太的話，我不敢不依。只是趁次縱了他？」寶母笑道：「胡說！我知道他最有禮的，再不會冲撞人。他日後得罪了你，我自然也做主，你降伏就是了。」賈璉聽說，爬起來，便與鳳姐兒作了一個揖，笑道：「原是我的不是。奶奶別生氣了。」滿屋裏的人，都笑了。活潑一段話，寶母笑得愛耐看。 賈璉說奶奶的千秋，惹了奶奶，生氣是我該

元。鳳姐兒正自愧悔，昨兒酒吃多了，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來，聽了傍人話，故哈平兒沒臉，今反見他如此，又是慚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來，落下淚來。平兒道：「我伏侍了奶奶這麼幾年，也沒彈我一指甲。就是昨兒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奶奶治的，怨不得奶奶生氣。」說着也滴下淚來。寶母便命人將他三人送回房去，有一个再提此話，即刻來回我。我不管是誰，擎揚棍子給他一頓。三个人從新給賈母、邢王二位夫人磕了頭，老嫗答應了。送他三人回去，至房中。鳳姐兒見無人，方說道：「我怎麼像個閨女？又像夜叉？那媳婦兒冤你，你也跟着冤我。」一日好，可憐我教的這個混帳女人，也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來過這日子？說着又哭了。是好言，寶璉道：「你還不足你。」想他昨兒誰的不是？今兒告呢。鳳姐兒冷笑道：「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官司，呢林之孝家的道：「我勸了他們，又威嚇了一陣，又許了他幾個錢，也就依了。」鳳姐兒道：「難道你還叫我替你跪下？纔罷，太要足了強，也不是好事。說的鳳姐兒無言可對。平兒嗤的一聲，又笑了。寶璉也笑道：「好了，真真的，我也沒法了。」正說着，只見一个媳婦來回說：「鮑二娘婦吊死了。」寶璉鳳姐兒都吃了一驚。正在為難，見寶璉和他使眼色，便出來等着。寶璉道：「鮑二娘婦吊死了他娘家的親戚，要跟着人去做，好做名。許了二百兩，發送靈柩。寶璉深恐生變，命人去和王家談，將衙役停作人等，叫幾名承，帮着辦喪事。那些人見了如此，總要復讐，也不敢辦。只得忍氣吞聲，罷了。寶璉又命林之孝將那二百兩銀子，入在流牛帳上，分別添補開消過去。私情公消弊，不可復開可曉。」

的銀兩安慰他。說另日再挑個好媳婦給你。鮑二又有體面，又有銀子，有何不依。仍然奉承，連賃財不取私妻子矣。好不在話下。裏面鳳姐心中雖不安，面上只管佯不理論。因房中無人，便拉平兒笑道：我昨兒多喝了一口酒，你別埋怨打了那裏讓我瞧瞧。也不打重，只曉得說姑娘奶奶都進來了。要知後事，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陽製風雨詞

畫圖堂用物件應接四十二回寫因鳳姐生日閑事擋起多日，今借和事之後，央求人替平兒抱不平，等臨前後，父氣仍打成一片，無斷痕迹，又帶說監社一層作陪親，更不單弱，鳳姐口中帶出那夫，人來叫引，起下回賣故要罵鷙，隋事，故稱大得，官請酒，不但引出醉，被柳湘蓮痛打及伏探春整，且見秦可卿。

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忽見眾姊妹進來，讓坐了。平兒斟上茶來，鳳姐兒笑道：讓坐了。這人倒像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走來，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還夾着老太太的話。鳳姐兒笑道：有什麼事這麼安緊？探春笑道：我倒起了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全，人人臉軟，所以就亂了例了。我想必得你去做個監社御史，鐵面无私纔好。再四妹妹為畫園子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說：只怕後樓頭底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拿出來。若沒有，叫人去質。鳳姐兒笑道：我又不會做什麼漏的，要我吃東西去不成？探春道：你雖不會做，也不要你做。你只監察着我們裏頭有偷空怠慢的，該怎麼樣罰他就是了。鳳姐又笑道：你們別哄我。我猜着了，那裏是請我做監察御史？分明是叫我做個進錢的銅商。你們弄什麼社？就是要輪流做東道的。你們的錢不發花？想出這個法子來，勾了我去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鳳姐監社為雪芹本說的，眾人都笑。你却猜着了！李紈笑道：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琉璃兒。八字鳳姐兒笑道：虧你是个大娘子呢！姑奶奶原叫你帶着念書，規矩，誠實，要教導他們的。這會子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罵了。原是老封君，你一個月十兩的銀子，月錢比我們多兩倍子。老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教用。又有個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兩銀子。和老太太太平等，又給園子裡的地各人取租子。年終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兒。你娘兒們主子奴才，才總沒有十個人吃的穿的。仍舊是大官娘的通共算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銀來，陪他們頑。能有幾年了？他們明兒出了閣，難道還要你賠不成？這會子，你借花錢挑唆他們來鬧我。我樂得去吃一個河潤海乾。我還不知道呢。李紈笑道：你們越聽我說了一句，他就說了兩車與他的話。真真泥腿市俗，還會打元算盤，分金剝兩的。你這個東西，虧了還說生在詩書大宦人家，做小姐。又是這麼出了嫁，還是這麼看。若生在貧寒小門小戶人家，做了小小丫頭，還不知怎麼下作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計了去。昨兒還打平兒，虧你伸的出手來。那黃湯難道灌着了狗肚子裡去了？氣的我只要替平兒打抱不平。打抱不平對上回贊嘆可見平兒不買平兒。

忖度了半日，好不容易，狗長尾把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裏不受用，因此沒來。究竟氣還不平。你今兒倒招我來了。陰平兒拾鞋還不要呢！你兩個狠，該換一個過兒纔是。說的眾人都笑了。李紈責鳳姐語極嚴厲，與她同來正是其間罪之師鳳姐笑道：我知道了。竟不是為詩為畫來找我，竟為平兒報仇來了。我竟不知道平兒有你這一位仗腰子的人。可知就有鬼，拉着我的手，也不敢打他了。平姑娘過來，當你的大奶奶，姑娘們替你賠個不是，擔待我酒後無德罷。其後悔也託諸笑說着，眾人都笑了。李紈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要與你爭爭氣，纏罷。平兒笑道：如此奶奶們取笑，我可禁不起。晚李紈道：什麼禁的？起禁不起？有我晚。此日李紈猶與她同來，正是其間罪之師比日李紈猶與她同來，正是其間罪之師。快拿鑰匙，叫你主子開門。我東西去罷。鳳姐兒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到園子裏去，我要把這米帳合。他們算一算，那邊太太又打發人來叫。又不知有什麼話說，須得過去走一走。還有你們年下添補的衣服，打點給人做去。晚李紈笑道：這些事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着。看得這些姑娘小姐鬧我。鳳姐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麼今兒為平兒就不疼我了？往常你還勸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全身子。檢點着偷空兒歇歇。你今兒倒反逼起我的。

聲勢奴子

但君止有  
又反照後  
來賈文背

銀之事

中訓說了

兩府皆曰

以形此時  
之故體

文字于鳳

醉無禮一  
唐為是日  
辦事除波

且見鳳姐  
生辰內外

且下僕不  
安静帝王

叙實說不  
但獨愛王  
子用名

平日多心  
且見審覈  
督使並暗

獨出眾人

黃玉隱集

難為情又

雨林平  
致達基  
寫更據

命來了。況且誤了別人年下衣裳無碍。他姐兒們的若誤了。却是你的責任。老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閒事。這進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我算同自己作不是。也不敢累你。你說的好不好。他會說話的。我且問你。這詩社倒底管不管。鳳姐笑道。這是什麼話。我不入社花幾個錢。我不成了大頗園的反叛了麼。還想在這裡吃飯不成。說出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馬拜了卯。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慢的做會社東道。過後幾天。我又不作詩作文。只不過是个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罷。有了錢了。愁着你們還要攏我出來。聞風世故。當真有聽說的。那人又都笑起來。鳳姐見道。過會子我開了樓房。凡有這此東西。叫人搬出來。你們看若是得留着。使若干。少什麼。照你們單和我賠人替你們買去就是了。畫綢我就裁出來。那圖樣沒有。在太太跟前。還在那邊珍大爺那裏。說給你們。省了太太那邊碰釘子去。我去打發人取了來。一并叫人連綢交給相公們。捲去。如何。李紈點頭笑道。這難為你。果然這樣還罷了。既如此。你們家去罷。等着他不送去。再來鬧。他說着便帶了他姊妹們就走。鳳姐道。這此事再沒別人。都是寶玉生出來的。李紈聽了。忙回身笑道。正是爲寶玉來。反忘了他。頭一社是他誤了。我們臉軟。你說該怎麼罰他。鳳姐想了一想。說道。沒有別的法子。只叫他把你們各人屋子裏的地罰。掃一遍。纔好。因他掃地。罰太重。當直從不可掃。也自倒想出來。眾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着纔要回去。只見一个小丫頭扶了賴媽進來。鳳姐見等。忙站起身來笑道。大娘坐下。又都向他道喜。賴媽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主子們也。喜若不是主子們的恩典。我這喜從何來。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賞東西。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頭。李紈笑道。早晚上任去。賴媽喫道。我那裡管他們。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裏給我磕頭。我沒好話。我說哥兒。別說你是管了。橫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歲。雖然是人家奴才。一落娘胎。生子恩典。放你出來。託着主子的洪福。下託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寫字。也是丁頭老婆奶奶捧鳳凰似的長了。這麼大。你那裏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麼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爺爺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教了兩三輩子。好不容易掙出你。你這個東西。從小兒三灾八難。化的銀。而照樣打出你。這個銀人兒來。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捐了前程。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思飢挨餓的要少。你一个奴才。袂子仔細。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麼弄神弄鬼。求了主子。又選了出來。縣官雖小。事情却大。以縣官爲小。可知。如爲那一州的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己。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李紈。鳳姐兒都笑道。你也多虧我們。看他。也就夠。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兩次。這有好幾年沒來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太磕頭來。在老太太那邊裏見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倒發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倒愁起這些來。他不好。還有他父母呢。你只受用了你的。就完了。閑時。坐个轎子。進來。和老太太鬪牌。說說話兒。誰好意思。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廝廝。誰不敢。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平兒斟上茶來。賴媽忙站起來道。姑娘。不管叫他。那孩子倒來罷了。又生受。你說着一面吃茶。一面又道。奶奶。不如的這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饑這麼嚴。他們還偷空兒。鬧个亂子。吓大人操心。知道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說仗着財勢欺人。連主子名聲。也不好很的。我沒法子。常把他老子叫了來。罵一頓。纔好呢。因又指着寶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過這麼管你。一管。老太太就護在裡頭。當日老爺小時。討你爺爺打。誰沒看見。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麼。天不怕地不怕的呢。嫡母一段老成之言。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不像你這朴蠻子的樣兒。也是天打。還有東府裏你珍大爺。哥哥的爺爺。那纔是火上流油的性子。說說慳了什麼兒子。就是審賊如今我眼裏看着。且呆裏聽着。那珍大爺管兒子。倒也。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只是查三不着兩的。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這些兄弟姪兒。怎麼忍的。不怕他。你心裏明白。喜歡我說不明白。嘴裏不好意思。心裏不知怎麼罵我。說着。見賴

起熱很感  
嫌宜平直  
到四更方  
睡也關閉

奶奶們實臉不賞臉。賴媽聽了笑道：可是我糊塗了，正經說的話都不說，但說陳板子燭芝麻的因為我們小子進了出來跟親友要給他賀喜，少不得家裡擺個酒。我想擺一日酒請這個不請那個，也不是又想了一想，說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這麼榮耀光彩就領了家，我也願意的因

事根由妙席酒請老爺們爺們增增光。第二日再請親友，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裡的伴兒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說着主子的洪福一場光輝光輝。周瑞家的便想起，姐兒都笑通宵。晚的日期我們公去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也說不定。賴大家的性道擇的日子是十四只看我們的奶奶老臉罷了。鳳姐兒笑道：別人我不知道，我一定去的。先說下我可沒有質禮，也不知道放賞的吃了就走，可別笑話。賴大家的笑道：奶奶說那裏話？奶奶喜歡要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賴媽答道：我纔去請老太太，老太太也說去，可算我這臉還好說畢。叮囑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那因說道：可是還有句話問奶奶。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是懶了他不用。鳳姐兒聽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嬪嬪兒呢？事情發也忘了。賴嫂子回來說：喫你老頭子，兩府裡不許收留他兒子，叫他各人去罷。賴大家的只得答應着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媽忙道：什麼事？說給我評評。鳳姐兒道：前兒我的生日（是時在九月初三日，鳳姐生日是在九月初二日，前兒應該是昨兒）東頭送沒吃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在外面張羅，坐着罵人禮也不送，進來兩個女人進來了。他纏帶小公兒們往裏抬小公兒們倒好好的，他拿的一個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頭。人去了，我打發彩明去說他，他倒罵了彩明一頓，這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遂不擇了做什麼。賴媽道：我當什麼事情？原來為這個奶奶聽我說他有不是打他罵他，使他改過就是了。擡了出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自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太太的陪房。奶奶只顧擡了他太太臉上不好看。依我說，奶奶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次，仍舊留着纔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鳳姐兒聽了，便向賴大家的說道：既這樣，明兒叫了他來，打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吃酒。賴大家的答應了。周瑞家的接着了方罷。周瑞家的親，然後他三人去了。李嬌等也回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一匹多幅收的畫具出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道：一回各色東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開了單，與鳳姐兒照樣置買。不得細說。一日外面替了絹，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在惜春處那邊，幫忙探春，梳洗迎春，賣錢等。也都往這裡來閒坐。一則觀畫，二則便於舊面寶釵因見天氣涼爽，夜復漸長，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針線來。日間至寶母處，王夫人處，兩次省候不免，又承色陪坐，閒時園中姊妹處，也要不時閑話。一回故日間不得大晴，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寶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後，必犯舊疾。今秋又遇寶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破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戶，在自己房中將養。有時醒了，又盼个姊妹來說些閒話，派遣及至寶釵等來探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眾人都體諒他病重且素日病體虛弱，禁不得一些委屈。所以他接待不週，禮數疏忽，也都不責他。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來，寶釵道：這裡走的幾個大醫，雖都還好，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个高手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開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麼？也不是個常法。鳳王道：不中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時

候我是怎麼个形景兒，就可知了。寶釵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醫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氣血精神，也不是好事。似司馬氏孔明語。王嘆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求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此似的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日晚，我看你藥方上用人參，

肉桂。寶釧太寒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養胃為要。肝火一平，不能犯上。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水糖五錢，用銀吊子熬出粥來，若吃慣了，比藥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黛玉嘆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當你有心藏奸。從前日，你說看錦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誤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時候，又無姊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四歲，竟沒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陸不得雲了頭，說得好。我往日見他讚我，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雖知道不如你說了那個，我再不輕放過你。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誤了。若不是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纔叫我吃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因身子不好了，每年犯了這病，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參肉桂，已經開了个天翻地復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說。目信三人沒話說誰如那一些底下老婆子頭們，未免嫌我太多事。而你看了這裏，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他們尚虎視眈眈，背地裏言三語四的。何況我，又不是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着我呢。如今我還不知道退，何苦叫他們咒我？嘔吐肺膈之諸疾寶釧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玉道：「如何？」我又有母親，又有哥哥，這裏又有地土，買賣家裏，仍舊有處。有你，倒不嫌。親戚的情分，白住在這裏，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丈半個。要是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木一葷，都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還有不嫌的？」寶釧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副嫁妝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那裏。」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幾全，你當個正經人，把心裏煩惱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笑兒。」寶釧笑道：「雖是取笑兒，也是真話。論病黛玉別稱為骨肉親，則此是機心。」因曰：「多虧你娘正派，金玉已有成議，何以又復作此言？」你放心，我住這裏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你有什麼委曲煩惱，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你瞧我，雖有個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一個母親，比他畧強些。倘們也算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你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媽說說，只怕漏窺。我們家裡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丫頭們就裁了，又使宣，又不驚動那裏的。黛玉忙笑道：「東西是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釧道：「這有什麼放在嘴裏的！」於是我人在跟前，失了應候。罷了，這會子只怕你煩了我，且去了。體貼」

黛玉過晚，和我說句話兒。寶釧答應着，便去了。不在話下。這裏，黛玉吃了兩口稀粥，仍在床上。不想日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脈脉，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沉黲，兼着那雨滴，稍更覺淒涼。知寶釧不能來，便在燈下，隨便拿了一本書，却是樂府雜稿。有秋闈怨別離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于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名詞曰。

秋花淡，秋草黃。

耿耿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愁，秋不盡。

那堪風雨，助淒涼。

誰家秋院，無風入。

驚破秋窗，秋夢續。

何處秋窗，無雨吟。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屏，挑桃燭。

淚燭搖搖，爇短檠。

連宵脉脉，復颶颶。

燈前如伴，離人泣。

疎竹虛窗，時滴淚。

耀食不奈，秋風力。

殘漏聲催，秋雨急。

連宵脉脉，復颶颶。

寒烟小院，轉蕭條。

誰家秋院，無風入。

不知風雨，幾時休。

已殺波瀾，窗竹溫。

曉鶯方歇，安眠。

吟罷，擇筆方欲安眠，

王東陽，湘館是寶釧歸宿之意。

一語未盡，只見寶玉頑上，帶着太監，剪上，披着蓑衣。黛玉不覺笑道：「那裏來的這麼个漁翁！」寶玉說：「好些吃藥，沒有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一面說，一面進了簾子，半舉起燈來，一手遮着燈兒，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說着，進了一堆笑。道：「今兒氣色好了些。」黛玉看他脫了蓑衣，裡面只穿半幅紅綢短襖，穿着綠汗巾子，膝上，塞山綠綢襯，灑花絛子。